

印、巴、孟外长在新德里会谈

【X印报托新德里四月五日电】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外长们的第一次三方会议于今天上午开始，“气氛是非常有希望的”。

在为时一小时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除了说了这句简短的话以外，他拒绝发表任何看法。

巴基斯坦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孟加拉国外长说：“我们对于三方会议开始举行感到高兴。”

【美联社新德里四月五日电】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今天开始举行第一次三方会议，力图愈合一九七一年次大陆那场战争留下的最后创伤。

印度外交秘书克瓦尔·辛格说，在今天上午的第一次会议上，三方作了简短的介绍性发言。今天晚些时候再恢复讨论。

【法新社新德里四月五日电】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三国外长和他们所率领的代表团今天在这里进行了第二轮讨论，并商定明天再次会谈。

会谈在确定议程方面遇到了大障碍。

巴基斯坦外长艾哈迈德来到这里时希望只讨论一百九十五名巴基斯坦战俘的问题。

孟加拉国在印度的支持下说不应该局限于这个问题，而是应该讨论所有对次大陆和平构成威胁的问题。

今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说三国外长对如何实现去年八月在德里签订的印巴协议提出了建议。

德里协议所包括的是释放巴基斯坦战俘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彼此遣返对方国民方面的事情。

声明说，明天，三国代表团有一批官员将另外开会讨论德里协议。

在今天开会之前，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外长对英迪拉·甘地总理作了礼节性拜访，并同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会谈了一小时。他在昨晚到达这里后不久就拜访了孟加拉国的侯赛因外长。

外电评印、巴、孟外长会谈

法新社说三方会谈表明印度在次大陆的地位下降

【路透社伊斯兰堡四月三日电】（记者：莱斯利·墨菲）巴基斯坦官员们希望，星期五（五日）在新德里开始的三方会谈能导致迅速释放一百九十五名战俘，印度自一九七一年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拘留着这些战俘，扬言要对之进行战争罪行审讯。

外交部人士今天说，他们预料会谈至少进行一天，因为巴基斯坦已得到了将以令人满意的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的许诺。

这些人士警告说，如果在作出了这种保证之后会谈仍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次大陆的和缓过程就会倒退。

这次会谈的目的是解决最后一个涉及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三方的大问题，然后，就能开始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问题，和处理巴基斯坦同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其他悬而未决的分歧。

【法新社新德里四月四日电】（记者：马里奥·比安基）观察家们认为，明天在这里开始举行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的第一次三方会谈，将表明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取得军事胜利后成为次大陆处于支配地

位的国家的印度的地位下降。

他们指出，巴基斯坦二月底在拉合尔伊斯兰国家最高级会议上承认了孟加拉国（当时孟加拉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赞扬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新德里得到这个消息后表现的态度是冷淡的。

【经济和政治周刊】社论撰稿人写道：“现在，布托能够比英迪拉·甘地夫人向孟加拉国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位撰稿人还写道，孟加拉国可以同巴基斯坦建立一种将使自己摆脱印度援助的有益的关系。

他说，如果孟加拉国

不再是印度的亲密朋友的话，新德里应得到保证，即孟加拉国至少不会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国。

三国外交部长——印度的斯瓦兰·辛格，巴基斯坦的阿齐兹·艾哈迈德和孟加拉国的卡迈勒·侯赛因，将在这种新的气氛中为去年八月印巴协议中规定的英迪拉·甘地，布托和穆吉布·拉赫曼之间的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同时，三国外交部长必须解决一九七一年战争的后果：

一，达卡想作为战犯审判的扣留在印度的一百九十五名巴基斯坦俘虏问题。

印 报 托 报 道

印孟外长在会前曾商定共同方针

【印报托新德里四月三日电】印度和孟加拉国一致同意在四月五日开始的三方会议上采取“共同方针”。

这种共同方针是两国外长斯瓦兰·辛格和侯赛因举行的两轮详细会谈时提出的。

在这两轮会谈之间，侯赛因在同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的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回顾了他与斯瓦兰·辛格讨论的情况。

侯赛因当天对记者发表了两次谈话，强调他同

甘地夫人和斯瓦兰·辛格的讨论证实了两国的共同谅解和实现次大陆持久和平的目标的愿望。

斯瓦兰·辛格的谈话表明双方已就共同方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据悉，这些会谈透露了双方都迫切希望看到三方会谈能够实现次大陆持久和平的目的。

【德新社新德里四月四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孟加拉国外长卡迈勒

·侯赛因和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在昨天和今

天举行的会前会谈中一致同意把从孟加拉国遣返巴基斯坦人和召开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的建议列入议程，如果巴基斯坦同意的话。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巴基斯坦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孟加拉国离开印度的势力范围。有些印度人已经对谁是一九七一年次大陆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表示怀疑：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印度还是巴基斯坦。

马顿就北约成立二十五周年评美欧关系

说北约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活动气氛是不足为奇的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四日电】（记者：安德雷·马顿）五年前，尼克松总统在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曾建议在大西洋联盟内设立用以进行更密切的协商的一个新机构。

昨天，尼克松在为庆祝该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而发表的声明中对各盟国说：

“必须使谅解，合作和协商成为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特点。”

这两个声明都强调协商和盟国之间应该建立更好的联系。在还没有能够找到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不想重新给大西洋伙伴关系下定义。这种关系最初是基辛格国务卿在去年提出来的。

美国官员们感到，除

非法国的一个新总统改变法国的态度，否则，就协商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本周早些时候在卢森堡举行的盟国外长会议证明，法国仍决心挫败关于这个问题

【南通社开罗四月三日电】《金字塔报》今天写道：“埃及同苏联的关系又打了一个问号。”

由穆罕默德·赛义德·艾哈迈德写的这篇题为《埃及和苏联》的文章引用列宁的话强调埃苏关系不能再建立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侵略以前的基础上，也不能再建立在一九七一年友好合作条约的内容基础上。这些基础已再也不能作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友谊和消除一切分歧的充分保证。这是由于一九七二

的任何妥协方案。

美国官员们说，他们并不吃惊。他们已经预料到法国外交部长若贝尔会拒绝英国和西德提出的关于如何进行协商的温和的建议。

埃及《金字塔报》文章《埃及和苏联》

说埃苏条约不再能保证促进两国友谊和消除一切分歧

年和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最高级会谈以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十月战争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文章在追述十月战争前开罗对苏美和解的担心时问道：难道苏联人不可能对埃美和解感到担心吗？

文章作者认为这些是

毫不犹豫地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应当防止造成任何混乱和超级敏感。他写道，只要这件事不做，就必然会出现误解，而这种误解将使那些混水摸鱼的人得到最大好处。

消息灵通人士承认，《金字塔报》今天的文章是在葛罗米柯访问开罗之

后发表的，葛罗米柯离开这里时“十分失望”。

与此同时，《金字塔报》总编辑阿里·阿明还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文章。此间观察家还注意到来这里参加清理苏伊士运河工程的苏联专家代表团的使命未获成功，他们离开时是一事无成的。

【美联社开罗四月四日电】《金字塔报》主编今天说：“我们感谢苏联在黑暗的时刻站在我们一边，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付出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代价。”

主编阿里·阿明在他的每日专栏里写道：“我们将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我们在每次反帝解放斗争中与莫斯科并肩战斗。”

“但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认为自己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保护人。”

法新社报道沙邦—戴尔马、富尔等决定参加总统竞选

我们将继续密切注意东南亚的局势，并将根据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做出的最正确的估计调整我国的军事组织结构。

惠特拉姆谈“澳苏联合站”问题

澳报社论《惠特拉姆为什么必须拒绝俄国人》

【法新社堪培拉四月三日电】惠特拉姆总理今天在众议院说，今后将不再允许外国在澳大利亚建立新的军事设施。他是在回答反对党领袖斯内登的质询时这么说的，斯内登要求政府拒绝在澳大利亚建立苏澳联合科学基地。斯内登认为建议中的基地将成为澳美联盟的一种威胁，将使已经在澳大利亚设立的美国基地成为无用。

惠特拉姆说，几个星期以前，一批前来访问的苏联科学家曾向澳大利亚科学家建议建立一个澳苏联合站，拍摄太空目标的照片，并且研究大气层的情况。

现在正在对这一建议进行研究，还没有作出决定。

惠特拉姆说，对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各项设置的含义是一直放在心上的——其中有些设置有防务上的意义，其他的是纯粹科学上的设置。

澳大利亚政府已相应地把苏联建议通知了美国政府。惠特拉姆说，苏联或者任何其他方面提出的这类建议，如果有军事上的意义，那末，这类建议十之八九是不会接受的。我们的态度是，在澳大利亚不应该有什么由外国安排的军事基地或者站。

后来，惠特拉姆同V. P. 苏斯洛夫进行了私下会谈。苏斯洛夫是苏联外交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高级官员，现在为熟悉情况而正在澳大利亚旅行。

【法新社堪培拉四月三日电】澳大利亚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苏联提出的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同苏联在基本研究方面进行科学合作的要求。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这种猜测：苏联正在拉拢澳大利亚，以便获得防御设施，同美国相竞争。

有关苏澳秘密科学活动的消息是美国有意通过外交途径透露消息的办法试探舆论反应。

【本刊讯】《澳大利亚人报》四月二日以《惠特拉姆为什么必须拒绝俄国人》为题发表社论，摘

泰《中华日报》报道

【本刊讯】泰国曼谷《中华日报》四月四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泰国已成美国苏联特务活动中心》，摘要如下：

消息引据警察厅公安局的最近侦查报告中显示，曼谷已开始成为国际间谍活动中心，侦查结果获悉最少有四至五国的情报单位进行刺探情报和散布谣言的地下工作。

香港《快报》文章《东南亚的苏联间谍》

【本刊讯】香港《快报》三月三十一日刊登一则题为《东南亚的苏联间谍》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共是苏联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在中共境内进行阴险的间谍活动原是不足为奇的。但苏联不仅对其敌人进行这种间谍特务勾当，而且对其友好国家及表面上竭力争取的第三世界各国也皆进行这种不可告人的勾当。

事实上，间谍特务活动是俄国人的“传统”和“癖好”，甚至在与苏联利益风马牛不相及的香港，他们也曾企图建立间谍网，至于除了已被揭发的何鸿恩之外，是否尚有仍未被揭发的俄谍潜伏在港，则局外人无法知道。最低限度，苏联曾邀请一些被认为对苏“友好”或“有用”的香港人士访问莫斯科，而且此种邀请至今仍未停止。

正如中共在一月间破获北京俄谍案时发表的资料所说，凡是有苏联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地方，皆有苏联间谍活动。通常的情况是苏谍利用外交官特权，而在有外交关系的友好或非友好国家中进行间谍勾当。

在中共两度破获俄谍案后，东南亚各国已加强对俄谍活动的注意。据泰国报纸揭露，有数名曾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因间谍罪名而被驱逐出境的苏联“外交官”，现在已被调派到曼谷的苏联大使馆“履新”。

另一个有案可稽的具体例子是：最近调派到寮国首都万象担任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的维克多·马里雪夫，是去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从事间谍活动当场被捕而驱逐出境的“外交官”。

在万象的苏联大使馆担任军事参赞的格里卡宁上校，一直被怀疑为一个间谍网的头子，寮国政府曾派人跟踪他，他自己也知道被跟踪，但因没有证据而使寮国政府无可奈何。一月间北京俄谍案发生后，东南亚各地苏联外交官皆知“风声很紧”，格里卡宁忽然“回国休假”，至今不敢返回任所。

要如下：

俄国人又来了。他们正在慢慢地拉拢日本；他们到印度洋来了；现在，他们又想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联合科学基地。美国人已经表示担心：这种基地事实上将成为一个间谍中心，以刺探松峡和西北角的秘密。

俄国人应当明白，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美国——但是并不是以成为另一国的潜在的被保护国为代价。

俄国人确实知道，惠特拉姆同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很好，因而他们可能希望在这里确立更大的影响以抵销这种亲善关系。但是，他们应该认识到，我国政府最不愿卷入中苏分歧。不幸的是，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局面，

《泰国已成美国苏联特务活动中心》

侦查报告中指出这种现象是自越战结束后才产生的。公安局方面更进一步侦悉上述国际间谍人员的原来活动地点是香港，新加坡及东京，但自越南停战之后，国际间谍与情报人员遂纷纷移师来曼谷。这些国际特务与情报人员，在曼谷展开争夺刺探情报的地下活动，特别是各强国为了争夺在这个“冷战区”，即泰，越，棉，寮及缅甸的势力。

同一来源消息透露：上述在泰进行特务活动的国际情报单位，主要者为美中央情报局及苏联特务机构，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工作网甚为庞大，估计上述两个特务单位在曼谷的特务人员数以百计，尤其是美中央情报局更雇请有泰人协助。

消息说：上述两个特务机构，现正为了刺探情报，而展开地下情报争夺战，且上述间谍人员都有职业作为掩饰身份，例如自外交家，以至商家报人在内。

公安局消息又指出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共产国家与邻国特务人员来泰进

因为，万一发生战争，我国和我们的北方邻国正处在通往中国的海上要道的两边，而俄国在亚洲和东南亚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同中国有关系。

俄国之所以希望把舰只开入印度洋是因为，这样，他们不仅能经过我国长驱直入南海，而且还能把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当作抵押。

显然，俄国人想收听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卫星发回的情报和美国对于这种情报所作的估价。这对我们同美国或中国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美国或中国怀疑会发生上述情况的话。如果我们过于疏远美国以致使我们易于受到俄国的军事和战略压力的话，那对我们也毫无好处。

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尽可能多的保留选择余地。一定懂得和缓的前景仍然非常脆弱的惠特拉姆必须对俄国人作出一种语气温和而坚定的答复：不行。

行活动，但这些特务人员并未有明显动态，只有美中央情报局和苏联特务机构的特务人员之活动，甚为频繁和明显。特别是苏联特务机构在后期的活动更为加强，一般上相信还是苏联为了凌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区域的势力，而大事进行刺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

接近警厅方面消息透露：警厅已下令公安局严密监视上述各国特务与间谍人员的动态，一旦发觉有任何特务人员的行动，干涉及泰国内政或危害泰国安全的话，则着手拘捕和立即即将之驱逐出境。

菲律宾《今日公报》报道 苏联塔斯社记者在菲进行活动

【本刊讯】菲律宾《今日公报》四月一日刊登专栏作家特奥多罗·巴伦尼亚西亚的一则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来干，那么他能怎样改善他的国家的形象呢。这就是塔斯社驻马尼拉记者弗拉基米尔·格雷戈罗维奇的困难

南朝鲜开始从苏联进口物资

【合同社汉城三月二十七日电】《东亚日报》今天报道：汉城一家主要的尼龙制造商通过第三国从苏联进口了大约五百五十吨卡普纶原料。

报道说：汉城银行代表商工部于三月二十六日批准了韩国尼龙公司的计划，即通过日本进口苏联制造的原料以供出口加工之用。

这是迄今所知南韩从同其没有外交关系

的苏联进口的第一批物资。

汉城银行发给韩国尼龙公司一封准许进口的信中，提到这种产品出自苏联。

这家报纸说：同时，南韩捕鱼船队获准在公海上通过第三者向俄国渔船购买捕获物供出口加工之用。

【本刊讯】澳大利亚《新闻周刊》三月十三日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特务在澳大利亚》，摘要如下：

上星期在堪培拉发生的事情突出说明了一种应当拿出来公开谈谈的做法，那就是：苏联情报人员披着外交，贸易和领事官员的外衣进了我们这个国家。

根据最可靠的证据，例如冲突研究所的材料，他们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是克格伯（苏联秘密警察）的工作人员。

惠特拉姆政府，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和其他人迎接了确实如潮水般涌来的苏联官方代表团，这就使这种做法合法化了。

下面的例子发生在过去三十天之内：二月初，三名苏联公职人员装作工会负责人员由建筑工人产业工会请进了澳大利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雷谢特尼科夫说，他支持澳大利亚工人罢工，但是并不支持苏联工人罢工，因为在苏联“并无罢工的必要”。

二月二十二日，苏联总领事谢夫钦科到了澳大利亚，来开设驻悉尼的苏联领事馆和商务处。

他手下将有十四名工作人员，可以预计其中克格伯特务所占的比例将达到通常的百分之七十二。

星期二，澳大利亚政府在参议院正式欢迎了又一个苏联代表团，团长是马恰诺夫先生，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在参议院，麦克马纳斯参议员请人们注意在马恰诺夫先生的同行人员中加进了一个中将军衔的人物，就是皮托夫拉诺夫将军。

他名义上是到澳大利亚来参加一个关于保护专利和工业生产方法的国际会议的。

人们全都知道——而且这位将军本人也不否认皮托夫拉诺夫将军从一九三八年一起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是苏联秘密警察的一员。他身为中将，当然是那个组织中最高级的人员之一。

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苏联驻堪培拉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约翰·巴伦在《克格勃》这本书中指出他曾在芬兰，瑞典和澳大利亚搞过秘密活动。

苏联驻悉尼的总领事馆——它马上就要有十四名官员。

仅仅两年以前，英国政府把苏联驻英国的五百五十名同类官员中驱逐了一百零五个人。叛离苏联的利亚林揭露了他们是间谍。

有意思的是，当苏联在英国建立那个间谍网的时候（特别是在六九年以前的那几年），苏联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穆辛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

在悉尼，新领事馆的活动是无法监视的，苏联的“外交官”可以充分地接触那里的三万名俄罗斯人，用诱骗或者恐吓手段可以从中国网罗特务，要多少有多少。他们还可以接触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掌握的几个大工会的总部。

处境，他没有一个大使馆来支持他，糟糕的是他是在一个对他这种人怀有固有的偏见的国家里工作的——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这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停下来。前天晚上，他取得了成功——他在马尼拉海外记者俱乐部举办了一个“俄国之夜”，这个

澳《新闻周刊》文章《苏联特务在澳大利亚》

印尼同苏联签订一项贸易协定

【法新社雅加达三月二十三日电】印尼和苏联今天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从而结束了将近八年的关系冻结状况。

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格里申代表苏方签字，印尼外长马利克代表印尼签了字。

这个有九项条款的协定的签订，宣告了苏哈托将军建立新秩序之后实行的有限的换货方式的结束。这种方式现在使印尼同共产党集团的贸易以极小的程度进行。

一项官方声明说：印尼同东欧其它国家也将有增加贸易的希望。

今天协定的签订结束了拖了一年多的谈判，以后将进行探讨性的谈判，研究进一步开展印尼和苏联现在还没有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新的协定规定：苏方将购买橡胶、椰干、胡椒、矿产和手工艺品。

印尼正在考虑进口水泥、机器和筑路设备。

格里申的访问是在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到那里举行政治会谈才三个星期之后进行的。

晚会不亚于任何国家的晚会。一位重要的作家从莫斯科飞来，正好在这天晚上发表表示友好的讲话。奖励是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两人免费去莫斯科旅行一次。晚会上的食品很好，有些食品对于其食品并不著名的马尼拉海外记者俱乐部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如果在世界各地都有象弗拉基米尔这样的记者和新闻人员，那我们就容易成为最著名的国家。

日报报道 《田中再次强调在本届国会期间批准日中航空协定》

时事社报道 《外相反驳玉置的追究》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四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田中首相再次强调在本届国会期间要签署和批准日中航空协定》，摘要如下：

田中首相三日在首相官邸召见自民党交通小组委员会会长佐藤孝行，表明了下述坚强决心，打算在本届国会期间签署并批准在北京正在进行谈判的日中航空协定，他要求交通小组委员会给予合作，即，要为统一党内的意见而努力。

据说，这一天田中首相对该小组委员会会长说，“要使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成为党内能够充分理解的内容”。人们认为，首相要尽快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的决心，是极其坚定的。

佐藤孝行在这一天同首相会谈时讲了下述想法：“日中航空协定和日台之间的民间协定，如果不能成为符合民间航空的国际规则的协定，党内的反对意见，就决不限于一部分鹰派，调整党内意见将是极其困难的”。但是，首相说，他已向日中谈判的当事者指出，要贯彻下述两点原则：一，对于成为谈判基础的外务省和运输省的六点方案，如果中国有类似干涉内政的行为时，我们要坚持原则；二，日台协定，既然是民间协定，作为日本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还是有一定限度的。据说，田中

首相说，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会以能够充分说服自民党内人士的内容，达成协议。

【时事社东京四月五日电】题：外相反驳玉置的追究，政府在“日中”，“日台”关系上没有错误。在五日下午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小组会上，大平外相和自民党青岚会的玉置和郎之间围绕日台航线的处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玉置和郎首先指责说：“台湾对日本政府要改变台湾飞机的旗帜和名称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说日台间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大平外相反驳说：“关于日台航线的处理问题，正在慎重对待。

【时事社东京四月五日电】题：福田藏相就日中航空协定问题说：“中断日台航线是困难的”。福田藏相在五日的内阁会议后会见了记者，就是日中航空协定问题（记者问：不应匆忙地缔结协定是藏相的意见吗？）说：“虽然也可以快些缔结，但如中断日台航线是困难的。”对该协定发表了慎重的意见。

他在会见中还说：“我的意见将是正确的。”表明了，在日台航线尚未顺利调整之前不应该

我不知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玉置又追究说：

“关于日中航空协定，不用说自民党，就是在国民中间也有各种意见。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急于缔结协定？”外相反驳说：“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已断绝，现在，以民间协定来稳定地维持日台航线的方法是最普通的常识，也是可行的办法。我认为，对此，国民中间已没有异议。”并肯定地说：

“我认为，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日中，日台关系上，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没有错误。关于这一点，没有给现在留下任何后悔之处。”

【时事社东京四月四日电】大平外相四日下午在众院外交委员会上就日

日本时事社报道

《福田说：中断日台航线是困难的》

匆忙签订日中航空协定的见解。据认为，藏相今天的发言对政府和自民党内关于日中航空协定的“决然发车”论设下了障碍。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三日晚刊报道一则消息，题目是《福田藏相对日中航空协定持慎重论》，摘要如下：

福田藏相三日上午，在自民党福田派（八日会）的例行早餐会之后，会见记者，谈到了日中航空协定问题时说：

中航空协定谈判问题说：

“已就航空协定主文和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大体上进行了会谈。虽然还不能说这样就已达到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步，但已到了必须逐一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表明谈判已面临最后阶段。这番话是在回答石井一（自民党）的质询时说的。

外相进而再次强调要在本届国会批准的决心说：“正在以本届国会的会期为目标，加紧结束谈判。希望一定要在本届国会期间提交审议。”

另外，关于日台航线的民间协定，外相说：“已通过交流协会向台湾方面详细地说明了日本的设想。政府正密切注视着台湾方面的动向。”

作为八日会，对于日中航空协定，不搞统一见解。既然日中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就不能不缔结该协定。

但是，作为副作用，如果对日台之间发生障碍，就将构成政治上的失当。

我们有党的决议，（它规定要同时解决日中，日台航线）。问题是怎样使日中和日台并存，如能并存，那就好了，但，如让日台航线中断，就会在整个国民中引起反作用。

法刊登载马克斯韦尔的文章

《莫斯科和北京的边界冲突》

局面。

问题在于：中国边界许多未确定的地段没有进行过划分，而这种划分是要确定适用于现代状况的唯一典型边界，即一条确定的界线（在以往时代，人们很少提到要明确边界线，那时最合适的边界划分也许就是“无人地带”）。有些地段边界完全没有划分，特别是中国南部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之间漫长的地段。还有些边界地段已经划分，但还没有定下来，或者还只是根据地图或大致的地形测量划分的。这些未定边界仍是冲突的根源。

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曾说，他的政府准备承认中国边界的某些部分没有确定（采取了与下面这一点相反的观点：试图按中国的条件强行某种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准备根据正常的外交程序，在必须划界的地方划定边界。他说：“我们将只使用和平方式，我们将不接受任何其他方式……”。一九五九年，中国政府在同印度交往中明确了它的立场：

“关于边界，中国绝不要求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在中国和她的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着未确定的边界，但是中国从没有也绝不会利用这种形势单方面修改边界的现状。无论边界是否确定，中国

始终准备同邻国密切合作……以便消除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不信任 and 任何引起争论的问题。”

从中国同其邻国关系的情况证明（中国）是严格遵守这种保证的，这使她得以同五个邻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蒙古）取得了彼此满意的解决办法。

尽管边界问题的情况不同，但中国人制订了一种共同解决的程序。这种方式被那些同中国达成了边界协议的政府认为是公平的，合适的。但中国的两个大邻国，印度和苏联却拒绝采用这种方式。

当中国人决定放弃对于十九世纪被俄国吞并的地区的老的民族统一要求时，中苏边界问题就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周恩来总理一九六〇年就已指出过，这个问题只剩下“在地图上有很小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解决”。七千多公里长的边界已经由十九世纪的各项条约划定：中国人认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强加的）。实际上，只有苏联历史学家想对此提出争议，然而中国政府宣布，它将遵守这些条约，而且根据这制订了所有的正式地图。关于边界河流的争论，在东边，只剩下几百米。但是关于这一段短距离，有

【时事社东京四月五日电】

题：苏联大使发表演说，对归还领土运动提出批评

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五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于都内一家饭店举行的午餐会上，就今后的日苏关系和合作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发表了演说，他强调：既然要着手改善日苏关系，那么，创造与此相称的气氛就是重要的，而日本正在开展的归还北方领土运动却不是创造好气氛的。

“既然要改善日苏关系，就要有与此相称的气氛”——这番话是这位大使在联系到预定于今年下半年继续举行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和苏联三位领导人到日本访问的问题时指出的。根据理解的不同，也可以认为，这番话暗中警告如果日本方面强烈提出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那么，今年后半年日苏关系的政治日程未必能顺利进展。关于强调要继续举行和约谈判的去年十月的日苏联合声明，日本方面认为是约定要就北方领土问题而举行谈判，而苏联方面却在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认为，“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领土问题”，非正式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种分歧将原封不动地带进今年后半年的继续谈判中去。

【共同社东京四月五日电】

题：苏联驻日大使作出强硬姿态，否认要联合建设西伯利亚新干线

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五日在演说中表明见解说：“建设西伯利亚新铁路干线（所说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是苏联的国家事业，早已开始动工。这条铁路与日本等国的态度无关，大体上将于五年后完成。同时再次表示了苏联方面对日苏经济合作的强硬姿态”。

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演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日苏两国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现在已进入极其重大的阶段。但有的报道却在这个时候错误地反映苏联的立场，令人遗憾。二，苏联曾考虑为调配开发秋明油田工程资金而接受日本的银行贷款。但大部分将用于有关开发石油和使已铺设的输油管现代化等方面，一部分将用来购买与石油的铁路运输有关的设备和器材。三，还有的新闻报道说，建设新铁路会使苏联的远东军事力量获得加强，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对比。一条铁路就会影响各国间的力量对比，我认为这种主张不仅表明了它是“冷战”时代的心理残余，而且甚至是二十世纪初的心理残余。

争议的是，在这些大河上的平等的航行权，反对俄国人独占航行权。

关于河流的这种冲突表明了，在解释和执行边界条约方面出现的分歧，这些分歧使举行新的谈判必不可免。俄国人硬说，关于把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定为东部边界的条约，由于把实际分界线划在中国的一岸，因此整个河流就属于他们。但在条约的所有文件中根本就没这类规定。俄国人的要求是以一个从未公布的小比例的地图为根据的，这个地图是其中的一个条约的附件。因此，中国人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坚持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实践，河流的真正分界线是沿分水岭，即沿主航道最深处的线划分。

苏联和它的好几个邻国之间有另外的边界河流，目前，在所有其他地方，苏联都接受分水岭的原则，这个原则规定航行和其他利用河流的权利均等：俄国人却拒绝这个原则适用于中国（一九六九年，俄国人为了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而进行了两次激烈战斗——都失败了，目的是想实现他们对这条河流具有独占权力的要求），这个事实可能反映出苏联决心保住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这个岛的另一面，就是重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如果实行分水岭原则，这个岛就理应归于中国。

中国人坚持分水岭的原则是合法的，历史性的权力，而不是苏联人作出让步的问题。根据某些迹象，人们可以认为，俄国人可能会对分水岭原则让步，以换取中国以条约形式放弃它对河流汇合处岛屿的权利。（待续）

报时事社

《苏大使对归还领土运动提出批评》

共同社报道 《苏驻日大使否认要联合建设西伯利亚新干线》

日报报道 《田中再次强调在本届国会期间批准日中航空协定》

时事社报道 《外相反驳玉置的追究》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四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田中首相再次强调在本届国会期间要签署和批准日中航空协定》，摘要如下：

田中首相三日在首相官邸召见自民党交通小组委员会会长佐藤孝行，表明了下述坚强决心，打算在本届国会期间签署并批准在北京正在进行谈判的日中航空协定，他要求交通小组委员会给予合作，即，要为统一党内的意见而努力。

据说，这一天田中首相对该小组委员会会长说，“要使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成为党内能够充分理解的内容”。人们认为，首相要尽快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的决心，是极其坚定的。

佐藤孝行在这一天同首相会谈时讲了下述想法：“日中航空协定和日台之间的民间协定，如果不能成为符合民间航空的国际规则的协定，党内的反对意见，就决不限于一部分鹰派，调整党内意见将是极其困难的”。但是，首相说，他已向日中谈判的当事者指出，要贯彻下述两点原则：一，对于成为谈判基础的外务省和运输省的六点方案，如果中国有类似干涉内政的行为时，我们要坚持原则；二，日台协定，既然是民间协定，作为日本政府能够做到的事情还是有一定限度的。据说，田中

首相说，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会以能够充分说服自民党内人士的内容，达成协议。

【时事社东京四月五日电】题：外相反驳玉置的追究，政府在“日中”，“日台”关系上没有错误。在五日下午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小组会上，大平外相和自民党青岚会的玉置和郎之间围绕日台航线的处理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玉置和郎首先指责说：“台湾对日本政府要改变台湾飞机的旗帜和名称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说日台间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大平外相反驳说：“关于日台航线的处理问题，正在慎重对待。

【时事社东京四月五日电】题：福田藏相就日中航空协定问题说：“中断日台航线是困难的”。福田藏相在五日的内阁会议后会见了记者，就是日中航空协定问题（记者问：不应匆忙地缔结协定是藏相的意见吗？）说：“虽然也可以快些缔结，但如中断日台航线是困难的。”对该协定发表了慎重的意见。

他在会见中还说：“我的意见将是正确的。”表明了，在日台航线尚未顺利调整之前不应该

我不知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玉置又追究说：

“关于日中航空协定，不用说自民党，就是在国民中间也有各种意见。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急于缔结协定？”外相反驳说：“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已断绝，现在，以民间协定来稳定地维持日台航线的方法是最普通的常识，也是可行的办法。我认为，对此，国民中间已没有异议。”并肯定地说：

“我认为，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日中，日台关系上，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没有错误。关于这一点，没有给现在留下任何后悔之处。”

【时事社东京四月四日电】大平外相四日下午在众院外交委员会上就日

日本时事社报道

《福田说：中断日台航线是困难的》

匆忙签订日中航空协定的见解。据认为，藏相今天的发言对政府和自民党内关于日中航空协定的“决然发车”论设下了障碍。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三日晚刊报道一则消息，题目是《福田藏相对日中航空协定持慎重论》，摘要如下：

福田藏相三日上午，在自民党福田派（八日会）的例行早餐会之后，会见记者，谈到了日中航空协定问题时说：

中航空协定谈判问题说：

“已就航空协定主文和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大体上进行了会谈。虽然还不能说这样就已达到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步，但已到了必须逐一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表明谈判已面临最后阶段。这番话是在回答石井一（自民党）的质询时说的。

外相进而再次强调要在本届国会批准的决心说：“正在以本届国会的会期为目标，加紧结束谈判。希望一定要在本届国会期间提交审议。”

另外，关于日台航线的民间协定，外相说：“已通过交流协会向台湾方面详细地说明了日本的设想。政府正密切注视着台湾方面的动向。”

作为八日会，对于日中航空协定，不搞统一见解。既然日中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就不能不缔结该协定。

但是，作为副作用，如果对日台之间发生障碍，就将构成政治上的失当。

我们有党的决议，（它规定要同时解决日中，日台航线）。问题是怎样使日中和日台并存，如能并存，那就好了，但，如让日台航线中断，就会在整个国民中引起反作用。

法刊登载马克斯韦尔的文章

《莫斯科和北京的边界冲突》

局面。

问题在于：中国边界许多未确定的地段没有进行过划分，而这种划分是要确定适用于现代状况的唯一典型边界，即一条确定的界线（在以往时代，人们很少提到要明确边界线，那时最合适的边界划分也许就是“无人地带”）。有些地段边界完全没有划分，特别是中国南部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之间漫长的地段。还有些边界地段已经划分，但还没有定下来，或者还只是根据地图或大致的地形测量划分的。这些未定边界仍是冲突的根源。

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曾说，他的政府准备承认中国边界的某些部分没有确定（采取了与下面这一点相反的观点：试图按中国的条件强行某种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准备根据正常的外交程序，在必须划界的地方划定边界。他说：“我们将只使用和平方式，我们将不接受任何其他方式……”。一九五九年，中国政府在同印度交往中明确了它的立场：

“关于边界，中国绝不要求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在中国和她的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着未确定的边界，但是中国从没有也绝不会利用这种形势单方面修改边界的现状。无论边界是否确定，中国

始终准备同邻国密切合作……以便消除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不信任 and 任何引起争论的问题。”

从中国同其邻国关系的情况证明（中国）是严格遵守这种保证的，这使她得以同五个邻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蒙古）取得了彼此满意的解决办法。

尽管边界问题的情况不同，但中国人制订了一种共同解决的程序。这种方式被那些同中国达成了边界协议的政府认为是公平的，合适的。但中国的两个大邻国，印度和苏联却拒绝采用这种方式。

当中国人决定放弃对于十九世纪被俄国吞并的地区的老的民族统一要求时，中苏边界问题就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周恩来总理一九六〇年就已指出过，这个问题只剩下“在地图上有很小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解决”。七千多公里长的边界已经由十九世纪的各项条约划定：中国人认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强加的）。实际上，只有苏联历史学家想对此提出争议，然而中国政府宣布，它将遵守这些条约，而且根据这制订了所有的正式地图。关于边界河流的争论，在东边，只剩下几百米。但是关于这一段短距离，有

【时事社东京四月五日电】

题：苏联大使发表演说，对归还领土运动提出批评

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五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于都内一家饭店举行的午餐会上，就今后的日苏关系和合作开发西伯利亚问题，发表了演说，他强调：既然要着手改善日苏关系，那么，创造与此相称的气氛就是重要的，而日本正在开展的归还北方领土运动却不是创造好气氛的。

“既然要改善日苏关系，就要有与此相称的气氛”——这番话是这位大使在联系到预定于今年下半年继续举行日苏和平条约谈判和苏联三位领导人到日本访问的问题时指出的。根据理解的不同，也可以认为，这番话暗中警告如果日本方面强烈提出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那么，今年后半年日苏关系的政治日程未必能顺利进展。关于强调要继续举行和约谈判的去年十月的日苏联合声明，日本方面认为是约定要就北方领土问题而举行谈判，而苏联方面却在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认为，“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领土问题”，非正式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种分歧将原封不动地带进今年后半年的继续谈判中去。

【共同社东京四月五日电】

题：苏联驻日大使作出强硬姿态，否认要联合建设西伯利亚新干线

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五日在演说中表明见解说：“建设西伯利亚新铁路干线（所说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是苏联的国家事业，早已开始动工。这条铁路与日本等国的态度无关，大体上将于五年后完成。同时再次表示了苏联方面对日苏经济合作的强硬姿态”。

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演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日苏两国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现在已进入极其重大的阶段。但有的报道却在这个时候错误地反映苏联的立场，令人遗憾。二，苏联曾考虑为调配开发秋明油田工程资金而接受日本的银行贷款。但大部分将用于有关开发石油和使已铺设的输油管现代化等方面，一部分将用来购买与石油的铁路运输有关的设备和器材。三，还有的新闻报道说，建设新铁路会使苏联的远东军事力量获得加强，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对比。一条铁路就会影响各国间的力量对比，我认为这种主张不仅表明了它是“冷战”时代的心理残余，而且甚至是二十世纪初的心理残余。

争议的是，在这些大河上的平等的航行权，反对俄国人独占航行权。

关于河流的这种冲突表明了，在解释和执行边界条约方面出现的分歧，这些分歧使举行新的谈判必不可免。俄国人硬说，关于把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定为东部边界的条约，由于把实际分界线划在中国的一岸，因此整个河流就属于他们。但在条约的所有文件中根本就没这类规定。俄国人的要求是以一个从未公布的小比例的地图为根据的，这个地图是其中的一个条约的附件。因此，中国人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坚持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实践，河流的真正分界线是沿分水岭，即沿主航道最深处的线划分。

苏联和它的好几个邻国之间有另外的边界河流，目前，在所有其他地方，苏联都接受分水岭的原则，这个原则规定航行和其他利用河流的权利均等：俄国人却拒绝这个原则适用于中国（一九六九年，俄国人为了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而进行了两次激烈战斗——都失败了，目的是想实现他们对这条河流具有独占权力的要求），这个事实可能反映出苏联决心保住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这个岛的另一面，就是重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如果实行分水岭原则，这个岛就理应归于中国。

中国人坚持分水岭的原则是合法的，历史性的权力，而不是苏联人作出让步的问题。根据某些迹象，人们可以认为，俄国人可能会对分水岭原则让步，以换取中国以条约形式放弃它对河流汇合处岛屿的权利。（待续）

报时事社

《苏大使对归还领土运动提出批评》

共同社报道 《苏驻日大使否认要联合建设西伯利亚新干线》